

宋元明清名醫類案

正編



徐衡之
姚若琴
主編

宋天明清名醫類案

正編（中冊）

天津市古籍書店

張石頑先生

張璐。字路玉。號石頑。江蘇吳江縣人。著有張氏醫通十六卷。傷寒續論二卷。本經達原四卷。診宗三昧一卷。千金方衍義三十二卷。皆精博。璐所著醫通。取歷代名家方論。彙次成編。門類先後。悉依王肯堂證治準繩。方藥主治。多本薛己醫案。張介賓景岳全書。而以己意參定之。凡古來相傳之說。稍有晦滯者。皆削不錄。其辭氣未暢者。皆潤色發揮。務闡其意。康熙乙酉。聖祖仁皇帝南巡。璐子以柔。以璐所著本經達原診宗三昧。及此書彙輯呈進。得旨留覽。考璐自序。是書初名醫歸。未及刊行。佚其目科痘疹二冊。晚年命其子以倬。重輯目科治例。以柔重輯痘疹心傳。補成完帙。改題此名。時韓氏醫通久行於世。璐書名與相複。自序謂元氏集名長慶。白氏集亦名長慶。未嘗相混。今刊本題張氏醫通。亦以別於韓氏云。

張石頑醫案目錄

傷寒	一	邪祟	四
溫熱	五	小便淋瀝	三
瘟疫	二	五淋	三
暑證	三	遺尿	四
虛火	五	溺閉	四
食傷	七	眩暈	五
瘧疾	八	中風	五
痢疾	六	麻木	五
血證	三	痿	四
驚	三	陰吹	四
鼻衄	三	胎前	四
噎膈	四	胃癰	四
痞	二	目疾	四
咳嗽	七		

張石頑醫案

武進徐衡之編纂
嘉定姚若琴

嘉善俞震東扶評注

嘉定張壽頤山雷平議

傷寒

吳氏子二十餘。素有夢泄。十月間患傷寒。頭痛足冷。發散消導。屢汗而昏熱不除。反加喘逆。更醫投麻黃。頭面大汗。喘促益加。或以爲邪熱入裏主苓連。或以爲元氣大虛主冬地。張診之。六脈細微。按之欲絕。正陽欲脫亡之兆。急須參附。庶可望其回陽。遂與回陽返本湯。加童便以斂陽。三啜安臥。改用大劑獨參湯。加童便調理數日。頻與糜粥而安。

平議是亦陰虛之人。誤汗而陽隨陰以俱亡者。先則屬汗而加喘逆。繼服麻黃而但頭面大汗。喘促益加。虛陽上浮。本根已撥。脈微欲絕。豈獨陽亡。陰亦先竭。石頑以四逆與參麥同用。本是陰陽兩顧。法極周密。而案語乃止稱參附回陽。反覺言之不順。加重便者。取其順下。以降上浮之虛陽。下氣最捷。原是

駕輕就熟。投匕有功。而乃謂之斂陽。用字亦不切當。至善後之時。以獨參與重便同行。佛頭着糞。即欲潛陽攝納。則本草中藥物甚多。何苦蒙西子以不潔耶。

王公峻子。四月間。感冒。昏熱喘脹便秘。腹中雷鳴。服硝黃不應。圖治於石頑。其脈氣口弦滑。按之則扎。其復脹滿。按之則濡。此痰濕挾瘀濁陰固閉之候。與黃龍湯去芒硝。易桂苓半夏木香。下瘀垢甚多。因宿有五更咳嗽。更以小劑異功。加細辛潤之。大抵腹中奔響之證。雖有內實當下。必無燥結。所以不用芒硝。而用木香苓半也。用人參者。借以資助胃氣。行其藥力。則大黃輩得以振破敵之功。非謂虛而兼補也。當知黃龍湯用參。則硝黃之力愈銳。用者不可不慎。

平議。此確是脹滿便秘可下之證。但右脈滑而按之扎。腹脹滿而按之輒。自不能逕投承氣。參之腹鳴而無矢氣。則腸中有滯。而尚不堅燥。斷爲痰溼挾瘀。濁陰固蔽。識力最真。且能決其不燥。此飲閱歷功深者。不能作此語。黃龍湯去硝。而加苓桂木香半夏。選藥極允。願謂此溼痰食滯。化熱而尚未成燥。其

舌苔黃厚而潤。可加茅朮、藿香、青皮、大腹。以醒脾行氣。惟謂黃龍湯用參以助確黃。非以補虛。立說甚奇。似非正理。又謂五更咳嗽以細辛潤之。亦未免好爲奇僻。非篤論也。

僕順所素有內傷。因勞力感寒。發熱頭痛。表散數劑。胸膈痞悶不安。以大黃下之。痞悶益甚。更一醫用消尅破氣藥。過傷胃氣。遂厥逆昏憤。勢漸危。石頑診之。脈六部繁繁如珠絲。舌上焦黑。燥涸異常。此熱傷陰血。不急下之。真陰立槁。救無及矣。因以生地黃黃連湯。去黃芩防風。加人中黃、麥冬、酒大黃。另以生地一兩。酒浸搗汁和服。半夜下燥矢六七枚。天明復下一次。乃與生脈散二帖。以後竟不服藥。日進糜粥調養。而大便數日不行。魄門迸迫如火。令用導法通之。更與異功散調理而安。

平議。其人素有內傷。則本是孱弱之軀。縱有感邪。卽常解表通裏。亦必在在胥知顧忌。乃既汗且下。再三不已。雖有健者。亦難勝任。何論柔脆。乃脈則微細難尋。舌則焦燥涸。陰已竭而陽愈張。抑且明有燥結在裏。不降山險。邪熱終有所憑藉。而病何能解。石頑於養陰清熱解毒之中。參以下泄。卽從黃龍湯

變化得來。是亦可備臨症時緩急之一助。

馮茂之。夏月陰陽易。而腰痛少腹急。煩燥譫妄。舌色青紫。而中有黃胎腫裂。雖渴欲冷飲。而舌却不甚乾。心下按之鞭痛。噯而失氣。此挾宿食也。所可慮者。六脈虛大。而兩尺則弦。按之皆無根耳。遂以逍遙湯加大黃一劑。下黑穢甚多。下後諸證悉除。但少腹微冷作痛。又與燒棍散一服煎五苓散送下而安。

范求先。患傷寒惡寒三日不止。已服過發散藥二劑。至第七日躁擾不寧。六脈不至。手足厥逆。張診之。獨左寸脈厥動。搖知是欲作戰汗之候。令勿服藥。但與熱薑湯助其作汗。若誤服藥。必熱不止。果如其言而愈。

沈懋甫仲子。年十七。每傷風。卽吐血夢洩。此肝藏有伏火。火動則招風也。蓋肝爲藏血藏魂之地。肝不藏則血隨火炎。魂不寧則精隨夢泄。遂與桂枝湯加龍骨牡蠣四劑而表解血止。桂枝湯主和營散邪。加龍牡以鎮肝安。

魂封藏固則風不易入。魂夢安則精不妄動矣。若以其火盛而用知柏之屬。鮮有不成虛損者。

震按。傷風是輕病。然有傷風不醒即成癆之說。今人犯此者甚多。大約喜於色慾及常多夢洩之輩。內經謂勞風法在肺下。太陽引精者三日。中年者五日。不精者七日。欬出青黃涕如膿。不出則傷肺死。蓋引精者腎臟充固。太陽引少陰以內守。而自爲外拒邪從痰出。不致內留傷肺也。不精即冬不藏精之義。腎臟虧乏。太陽餒而無援。邪略難去。傷風所由不醒也。昧者峻用發散。不知人愈虛邪更易入也。或竟用滋補。不知邪未清。補之適以助長也。此中之權衡在於醫者。此際之調理在於本人耳。

溫熱

徽商黃以寬。風溫十餘日。壯熱神昏。語言難出。自利溏黑。舌胎黑燥。唇焦鼻煤。先前誤用發散消導藥數劑。煩渴彌甚。石頑曰。此本伏氣鬱發。更遇於風。遂成風溫。風溫脈氣本浮。以熱邪久伏。少陰從火化。發出太陽。即是兩感變患最速。今幸年壯質強。已逾三日六日之期。證雖危殆。良由風藥性升。

鼓激周身。元氣皆化爲火。傷耗真陰。少陰之脈。不能內藏。所以反浮。考諸南陽先師。元無治法。而少陰例中。則有救熱存陰。承氣下之一證。可借此以迅掃久伏之邪。審其鼻息不鼾。知腎水之上源未絕。無慮其直視失洩也。時欽醫胡晨敷在坐。同議涼膈散加人中黃。生地黃。服後下瀉糞三次。舌胎未潤。煩渴不減。此盃水不能救車薪之火也。更與大劑涼膈。大黃加至二兩。兼黃連犀角。三下方能熱除。於是專用生津止渴。多服而愈。

平議。謂此證卽是仲師之所謂風溫。誠爲確論。然仲景原文。明謂太陽病發熱而渴。不惡寒者爲溫病。祇以外感言之。其見證同爲太陽病。但傷寒與溫病之所以異者。一則發熱惡寒而不渴。一則發熱不惡寒而渴。何嘗有外感伏氣之別。亦何嘗有久伏少陰發出太陽之說。其下文風溫一節。以若發汗三字爲提綱。則又明言傷寒以惡寒不渴。故當發汗。溫病既不惡寒。且又加渴。則已是溫熱之邪。卽無發汗之例。若俗子不知。誤與傷寒發汗之法。則擾動陽邪。爲火益烈。而身之灼熱更甚。是爲風溫。卽是誤汗之變症。所以服則陰陽俱浮。證則自汗身重。嗜臥鼻鼾。語言難出。皆汗多傷液。陽明灼熱見證。或聊

攝謂發熱而渴。不惡寒者。陽明也。言仲景雖冠以太陽病三字。其實無寒且渴。卽是陽明熱症。一語破的。可知宋金時人。尙無不知是外感之溫熱。卽至誤汗灼熱。已爲風溫。亦無不知是熱在陽明。聊攝於風溫爲病。全節注文。又何嘗說到少陰上去。所以近賢。亦有謂是節病症。皆在陽明。仲景雖未有方。然治此風溫變症。宜用仲景陽明之例。以白虎爲主方。言簡而賅。淺顯曉暢。是謂正直蕩平之坦道。所最可怪者。喻嘉言自詡絕世聰明。舍正路而不由。故意索隱行怪。以仲師風溫諸症。一一附會少陰。自謂能讀素問冬不藏精一語。尙論後篇。幾無一句不是牛鬼蛇神。奇形怪狀。遂開後人專言伏氣之謬。一似溫熱爲病。無一不從少陰來者。直不許世間有外感之溫熱。蓋著書者。以爲但講外感爲病。盡人能知。似不足顯出作者識見之玄奧。必扭之捏之。說得伏氣之天花亂墜。方見得入木三分。造詣獨到。纔是好名太過。務求其深。而不自知其走入魔道。以王孟英之臨證輕奇。處方慰貼。亙古幾無敵手。而經緯一編。尙沿襲嘉言之謬。完全比附於伏氣二字。令人不能索解。更何論乎餘子碌碌。然每見高談暑氣者。試一察其臨症用藥。何以有伏氣及新感之別。則仍是見症治症。了不異人。斷不能劃兩路。無非故爲高論。自欺欺人。卽以仲景風溫爲病諸證言之。嘉言雖謂一一顯出少陰經證。而陸九芝辯之。謂

是一一皆陽明經症。且謂嘉言所言少陰。則處處聳牙。余所言之陽明。則句句脗合。至精且確。始於黑
暗獄中。大放光明。功德及人。願以爲不下於孟子距楊墨。放淫辭。最是吾道之絕大干城。世補齋文第
九卷中。論喻嘉言者三篇。誠不愧字字珠璣。言言金玉。石頑此案。妄稱伏氣亦中嘉言之毒。究竟壯熱
神昏。語言難出。自利溼黑。舌胎黑燥。唇焦鼻煤。無一非陽明熱症。而乃誤於發散。卽是仲師所謂發汗
已之風溫所顯各症。亦與仲師本條處處脗合。藥用涼膈加味。仍是陽明正治。又何必妄行少陰急下
之例。舍近求遠。治法是而持論實乖。不過好奇之心勝。而故以驚世駭俗爲高明。最是醫界之魔障。須
知此是切理鑒心。實用之學。斷不可故求新穎。徒托空談。尙願好學之士。弗再蹈此習氣。庶乎易說易
行。可以與人共喻。世苟有以願爲好辯者。願亦且受之而不辭。

徐君育。素稟陰虛多火。且有脾約。便血證。十月間。患冬溫。發熱咽痛。里
醫用麻黃杏仁半夏枳橘之屬。遂喘逆。倚息不得臥。聲颯如啞。頭面赤熱。手
足逆冷。右手寸關虛大微數。此熱傷手太陰氣分也。與萎蕤甘草等藥不應。
爲製豬膚湯一甌。令隔湯頓熱。不時挑服。三日聲清。終劑而痛如失。又治鄭

墨林室素有便紅。懷妊七月。正肺氣養胎時。而患冬溫。咳嗽咽痛如刺。下血如崩。脈較平時。反覺小弱而數。此熱傷手太陰血分也。與黃連阿膠湯二劑。血止後。去黃連。加萎蕤枳梗人中黃四劑而安。

陸中行室。年二十餘。臘月中旬。患咳嗽。捱過半月。病熱少減。新正五日。復咳倍前。自汗體倦。咽喉乾痛。至元夕。忽微惡寒發熱。明日轉爲腹痛自利。手足逆冷。咽痛異常。又三日。則咳唾膿血。張診其脈。輕取微數。尋之則仍不數。寸口似動而軟。尺部略重則無。審其脈證。寒熱難分。頗似仲景厥陰例中。麻黃升麻湯證。蓋始本冬溫。所傷原不爲重。故咳至半月漸減。乃勉力支持歲事。過於勞役。傷其脾肺之氣。故咳復甚於前。至望夜忽憎寒發熱。來日遂自利厥逆者。當是病中體疎復感寒邪之故。熱邪既傷於內。寒邪復加於外。寒閉熱邪。不得外散。勢必內奔。而爲自利。致邪傳少陰厥陰。而爲咽喉不利。唾膿血也。雖傷寒大下後。與傷熱後自利不同。而寒熱錯雜則一。遂與麻黃

升麻湯。一劑肢體微汗，手足溫暖，自利即止。明日診之，脈亦向和。嗣後與異功生脈合服。數劑而安。許學士云：故人王彥龍，作毗陵倉官。季夏時，病胸項多汗，兩足逆冷，譖語，醫者不曉，雜進藥，已經旬日。予診之，其脈關前濡，關後數。予曰：當作濕溫治之。蓋先受暑，後受濕也。難經曰：濕溫之脈，陽濡而弱，陰小而急。濡弱見於陽部，濕氣搏暑也。小急見於陰部，暑氣蒸濕也。暑濕相搏，是名濕溫。先以白虎加人參湯。次白虎加蒼朮湯。頭痛漸退，足漸溫，汗漸止，三日愈。此證屬賊邪。誤用藥，有死之理。有人難曰：何名賊邪？予曰：難經云：五邪。有實邪、虛邪、正邪、微邪、賊邪。從後來者爲虛邪。從前來者爲實邪。從所不勝來者爲賊邪。從所勝來者爲微邪。自病者爲正邪。又曰：假令心病，中暑得之爲正邪。中濕得之爲賊邪。今心先受暑而濕邪乘之，水尅火，從所不勝，斯謂之賊邪。五邪中之最逆也。

范振麟，大暑中，患厥冷自利。六脈弦細，扪遲，按之欲絕。舌色淡白。中心

黑潤無胎。口鼻氣息微冷。陽縮入腹。而精滑如冰。問其所起之由。因臥地晝寢受寒。是夜連走精二度。忽覺顛脹如山。坐起暈倒。便四肢厥逆。腹痛自利。胸中兀兀欲吐。口中喃喃妄言。與濕溫之證不殊。醫者誤爲停食感冒。與發散消導藥。服後胸前頭項汗出如漉。背上愈加畏寒。而下體如冰。一日昏憤數次。此陰寒挾暑。入中手足少陰之候。緣腎中真陽虛極。所以不能發熱。遂擬四逆加人參湯。用人參一兩。熟附三錢。炮薑二錢。炙甘草二錢。晝夜兼進。三日。中進六劑。決定第四日寅刻回陽。是日悉屏薑附。改用保元。人參五錢。黃芪三錢。炙甘草二錢。加麥門冬二錢。五味子一錢。清肅膈上之虛陽。四劑食進。改用生料六味加麥冬五味。每服用熟地八錢。以救下焦將竭之水。使陰平陽秘。精神乃治。

瘟疫

瘟有蝦蟆瘟。鸛鷀瘟。疔瘡瘟。瓜瓢瘟。形證各別。龐安常又有玳瑁瘟之

說。余治洪德數女。初冬發熱頭痛。胸滿不食。已服過發散消導藥四劑。至第六日。周身痛楚。腹中疼痛。不時奔響。屢欲團而不可得。口鼻上唇忽起黑色成片。光亮如漆。與玳瑁無異。見者大駭。余診之。喘汗脈促。神氣昏憤。雖脈證俱危。喜其四圍有紅暈鮮澤。若痘瘡之根脚。緊附如線。他處肉色不變。許以可治。先與葛根。黃芩。黃連。湯加犀角。連翹。荊防。紫荊皮。人中黃。解其肌表毒邪。俟其黑色發透。乃以涼膈散。加人中黃。紫荊。犀角。微下二次。又與犀角地黃湯。加人中黃之類。調理半月而安。

震按。戈存橘補天石。有黃耳赤膈二證。赤膈亦頭疼。身痛。發熱。但胸膈赤腫。或起疱。用荊防敗毒散去參加犀角。芩連紫荊皮。表證退後便燥者。用涼膈散。張公之案。蓋本於此。但所敘諸證。近不概見。

暑症

路玉治金魯公。觸熱勞形。醉飽不謹。後受涼。遂發熱頭痛。脹滿喘逆。大汗如蒸。面赤戴陽。足冷陽縮。脈弦數無力。曰。此傷暑。夾食而復。夾陰也。與大

順散一服。不應轉脹急不安。因與枳實。理中加厚朴。大黃。是夜更衣二次。身涼足暖而痊。

震按。此案於不謹後。受涼及戴陽。陽縮。足冷。汗多。且喘。最易認作陰證。其辨在發熱。頭痛。脹滿。與陰證不合。要知不謹之前。尚有醉飽之病因也。大順散不應轉加脹滿。病情易辨矣。更衣二次而痊。設誤服白通四逆奈何。

陳瑞足七月間患時疫。初發獨熱無寒。或連熱二三日。或暫可一日半日。熱時煩渴無汗。熱止則汗出如瀉。自言房勞後乘涼所致。服過十味香薷。九味羌活。柴胡枳桔等十餘劑。煩渴壯熱愈甚。石頑診之。六脈皆洪盛搏指。舌苔焦枯。唇口剝裂。大便五六日不通。雖云病起於陰。實則熱邪亢極。胃府剝極之象。急與涼隔加黃連。石膏。人中黃。得下三次。熱勢頓減。明晚復發熱煩渴。與白虎加人中黃。黃連。熱渴俱止。兩日後煩發。頭。一暈時即平。而氣悶神昏。此元氣下陷之故。仍與白虎加人參。犀角。連翹。頭後焮發。與犀角。連翹。